

無極縣志卷之十

藝文志下

碑記

創建尊經閣記

邵武府
推官 朱履儀

無極隸真定滹沱恒嶽環抱後先瀛海滋河襟帶左右其
封域不下於鼓子肥子之國也其險隘不煩於龍泉白馬
之守也其人物不讓於常山中山之邦也其沃壤不薄於
衛水沙水之區也其生聚不減於楊紆之滙藪樂武之舊
都也故學校之設制於旁州邑埒獨尊經一閣至今缺然
夫經昭如日星素王生不躋堯舜禹周之班而冕藻王祀

以刪此經耳學士家離疏釋屨致青雲之上聲施后世以明此經耳乃閣缺於尊經矣以故余自承乏來見極之弟子員以二百計竊幸人文亦非寥廓何甲榜不一見因怪問之僉曰學無經閣風氣不完聚議已久難其任者余毅然身其責亟請諸邑侯適令是邑者關西王心一公其言曰世人皆知尊二氏不知尊經彼沙門羽林未曉河上西來義誦經必焚香盟手焉士業一經而欲尊之是閣也其弦誦之所耶遂捐貲區畫謀與更始未幾王侯以治最調清苑而接踵令是邑者北海胡中緘公甫蒞學卽集上謂曰士朝弦暮誦將爲壯行地而雲龍風虎鮮邁其會咎在

不致力於弦誦間有雅志奮庸動遭淹滯輒謂嘗置力矣
其咎在堪輿茲閣成而風氣攸聚茲誦有所士將誰咎隨
出先世所遺金以爲助而鼓之舞之庶幾觀厥成焉夫兩
侯相繼后先其爲澤宮慮至深遠况余受事澤宮敢不勉
旃用是偕寅傳魏雲衢公出全力諏日興事鳩工庀材率
子來之衆日與畚鍤者伍稽其勤怠時其廩旣諄其勸勉
務以副兩侯振飭之思殫一己之力以起他年維新之運
也云爾幸今巍然鼎樹翠然就理千百年來未有之業新
於一旦夫豈偶然之故哉且財不費公役不妨衆工始于
癸卯二月二十四日竣於是年十月望日基廣七丈閣高

十丈約計五間棟楹榱桷瓦甍戶牖欄檻匾額煥然臚列
登斯閣也東挹朝曦西疑來爽而望沱河若鞠爲衣帶北
睡燕雲油然有拱辰之想况夫疎星月夜殿角巍巍樹影
參差列缺墮於簷阿青山低於屋裏而卿雲迴合映帶城
隅風雨蕩忽聲震罍罍因以俯仰六合舒嘯其上信乾坤
之大觀而竹苞松茂鳥革翬飛又其餘也遂取經籍度藏
之凡士雜誦者撫茲勝而陶吾性情則神怡心曠有浴沂
風雩之趣焉發爲文章則凌空駕虛有鳶飛魚躍之機焉
証吾道真則手探足躡有空中樓閣之象焉著爲事業則
流唐漂虞有巍巍蕩蕩之致焉習孔氏所刪之經妙孔門

窮經之用斯爲善于尊經者乎維時縣尉芙蓉郝君勲亦捐資而樹址於昔則前邑令倪公前學傅謝公樂助於今則邑能勸善者數家卽弟子員亦間出所費不强取也督工有省於官張濟民張應舉張邦藩蘇應揚等至於剏庖廚三間官舍三間遷敬一亭於學右置學地五十畝遷程墨梓而藏之閣中俱一時旁及因併書

重修昇平橋碑記

夫極邑東關外之昇平橋所繇來久矣其度以故蓋極邑舊爲極子國今隸於真定鍾恒毓濱屹然巨鎮東轄有流村堡龍泉泗水諸村此橋爲極邑襟帶咽喉真定爲右輔

雄藩東控極邑安平饒陽諸處極邑又爲真定襟帶咽喉
若官軍若商旅及車騎往來所利賴此橋者甚重且久也
但狹規卑模兼以歲久傾頽行者悚慄姜公來宰極邑視
事幾期月展措無剩技稠伍無骹馘一時政治皆黎然就
緒瞿然起色謂橋有藉皇路修橋通闢皇圖輒有重修昇
平橋之命東關義民賈三仕李天禎苗仲科安子才賈丙
中賈懷玉賈邦恒賈邦惠等董其事生員賈策吳宋李同
桂賈若誼輩亦與維持左右焉鳩工積材議遠代石俄而
得合流口條石十餘塊雖合流鄉民之輸情哉實姜公之
德政義舉沾人洽神者啟之也于是恢拓故址而廣濶之

而高聳之設兩旁以木檻而輪煥之工起於孟夏初旬告
成於孟夏廿一按其規模制度翻然更新周靈臺不日成
之者此橋亦成於不月可尙已董事者心甚豔之走倅徵
記銘諸石予灑然喜劃然長嘯曰姜公此橋之重修也何
暇此昇平橋之重修也亦何義夫政心之行也橋政之象
也政未得平而心有頗僻不理之患橋未得平而政有否
隔不通之虞姜公渾厚而精明嚴毅而慈惠鄉約講而戶
可封衙門肅而蠹已剔徭役均而夙弊革徵派減而撫字
行且其虞文運之塞也首建文昌閣而青衿士奮翮者爲
之擊節其宣猷宏化之善政種種可述姜公其亦平政緣

平心而抒寫昇平橋緣平政而修葺耳孟子曰歲十一月
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繼之曰君子平其政惟平政乃所
爲成杠梁哉此言若爲姜公道也於戲孔子曰山梁鵲雉
時哉時哉今日昇平橋之役足經者爲履道坦坦王道蕩
蕩平平其於鷗雉有倍爲適時者矧昇平橋皆泰山石也
觸石而起膚寸而合者必泰山之雲乎將不崇朝而遍雨
天下公闔澤暨及一極者滂濡天下四海昇平景象肇跡
於茲橋也夫姜公山東濟南奇英名應科號擢吾書經起
家丙午鄉進士筮仕極邑

鼎建十方院並郊樓碑記

王家徵

余綰符是邑每公餘遊覽得東關頭迤北十方院爲問俗之境其中住持緇衣子名曰如珠余見而問曰何所從來而駐錫於此珠俛首答曰珠南直鎮江府人遍閱天下名山投禮海金山寺披剃學禪旣而慕燕冀間賢聖叢集不惜擔風渥月之孤踪冀遂披雲覩星之夙願會見此地倚山環水泉甘土肥森然茂樹蔚然巉崖可以飲啄可以盤桓可以藏修息游因息堅而處此余又問曰地基若而方廣殿宇若而巍峩佛像若而莊嚴何年之結構何氏之布施而得此珠曰珠名托大千世界中抱不貳心源諸名公身居高位而必能下人方珠卓錫市頭思覓一枝棲尋

蒙有三楚孔明府在 神宗庚戌歲捐財拓地五畝許又
置園地二十三畝爲供養十方之資至歲壬子於是結構
前殿三楹抱厦三楹兩廊房各三楹又己未歲建後大殿
三楹并前山門鐘鼓樓共五楹皆西魯周 敬止臨淄

姜

諱應科棲霞郝

諱守栻南陽郭

諱其量

晉陽張方伯諱雲翼建康萬郡丞諱獻策清吏司李主事
諱胤華定州田刺史諱于野安平李 諱登瀛定州張

遊擊諱鴻勳安都司諱從孔諸名公傾心輸金施濟者衆
沓也他如刑部王大中台諱漢傑當庚申歲署篆是邑亦
嘗稅駕旌北命珠設樓觀於院之左方修復道以虛吐納

更饒輸厚貲管畢未就而去明乎遺義於後哉余聆珠語
不覺遽然悟灑然喜劃然長嘯曰有是哉王大中台之作
斯樓似也路當東西之衝一以便行客一以壯觀瞻憑虛
縱目則濟陽風景一俯瞰而畢收矣

乃命鳩工積材築台數十尺樹閣一座要完王大中台未
完之局耳吁嗟乎樓兮今天下龍宮梵宇不知幾倍於國
初而閭閻窘迫日甚一日故知修造寺觀全無福利也余
之來宰歷四年所雖不能增民以所無豈能損民以所有
不能強民以遠且難豈能忽民以適且易其循行郊野勸
課農桑固夙知民間艱難疾苦者顧肯愚惑小民令建數

十尺巍樓妄興土木糜費民財哉獨謂東方青龍之地空
缺日久須得百尺樓臺方可以補塞罅漏屏翰一方其利
於民不小矣何也一縣猶一身也縣爲腹心之象也右眺
西郊有西關之郊樓左顧東郊亦設東關之郊樓股肱耳
目之象也人之一身有腹心又必有股肱耳目而後爲完
人極之郊樓西峙而東或缺是猶人身之左無股肱耳目
也庸得爲完縣乎時緇衣子如珠在側唯唯受而退遂勒
之碑以垂不朽

重修關帝廟記

邑令 黃可潤

維

帝之忠烈亘古爲昭而國家之褒崇有加無已昭其義也極邑距京師五百里而遙聲教伊邇凡祀典之所釐無不修舉而於帝尤所欽崇而駿奔恐後者邑故有廟在縣治西南隅久就圯前令張君維城捐俸倡修偕邑人士襄其事建立安像之殿三楹前如之翼鐘鼓樓耳廟有室額廟有坊木堅石密丹漆金璧輝煌焉甫落成而張君告歸予來吏斯土邑人士將鐫其事於砥也請予爲之記予惟北方之人多豐於廟其淫于祀者無論矣卽或勤事定國捍災禦患而或限於一方湮于歷時又多官師舉之細民不與

也而唯 帝則自薄海內外千百年尊親如一曰匹夫匹婦聞其風而仰入其廟而敬有以合乎人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唯其義而已矣義之所在非有畸異超絕也如 帝之所爲者不過在五倫之中而此五倫者又人人共有之事於其所以奉 帝者知人心之不死卽於其所以學 帝者知聖賢之可能顧瞻廟貌惕然慮愾然慕而善心生斯廟之脩大有功于名教矣是則 褒崇之本意也夫

增建義學碑記

邑令 黃可潤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而後以其秀者升于國

學學者士之本而家塾黨術之學又學之本也先王以爲舉州間鄉黨之上胥納之於學其勢不足以容而又不免有言龐行雜之憂故于其散諸近者先致意而後以次而升焉處之有其地薰之有其師使其身安而志樂人人不至自棄于學之外旣乃論其選升于司徒司馬論定而官行脩德成而可爲世用非獨其質近古亦先王所以教之者有其具也今

國家造士之典邑立之學廣厲學宮旣詳且盡作人雅化徧于山陬海澨故大臣之承流宣化者于郡邑庠之外莫不殷殷以立義學倡書院爲務是卽古者國

學之兼隆夫黨庠術序矣極邑疆理雖褊然野不匿
秀令患其無以聚而教之也舊有義學在縣治之東
堂三楹前如之歲久屋宇敝漉又地窄生徒不能容
廼于學之東捐俸購地廣三丈一尺袤十有三丈五
尺築學舍六又於其南構庖室二環有垣汲有井庭
宇開廠門牖爽豁舊宇葺而修之旣完且整化去腐
缺黜黜之陋始於己巳春二月訖於秋八月工旣成
諭于衆曰士之嚮于學者必自專其志始學記一篇
其所以示人爲學之道至矣要自一年二年以至九
年皆視其候貴其專而久也自六德六行以至六藝

務殫其業貴其專而精也唯其久而精故粗之蹈舞
有節視聽有物而微之明于思而不惑純于氣而不
亂守之之嚴防之之密如郊關市門之譏非常抑又
甚焉是以其知之明則通乎天地萬物之奧而無所
不盡其才之充則通乎天下國家之用而無所不得
其教之成至於化俗學之行至於動衆則賡緝周浹
範圍鼓舞而皆其志之專有以貫之今之學者往往
挾冊以讀而又分其日力於市於肆於畎畝之中夫
居廛以遷貨賄力稼以生穀粟各守其長而安其所
處四民所以耑厥職也士旣侈然自貴于民而反不